

·读书札丛·

敦煌写本 S.6074 定名

马 强 才

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S.6074 的敦煌遗书,见于多部著录。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》提要如下:

首尾缺,现存文字,起“忆我其儿,遥见母来,或在栏车,摇头弄脑”至“汝初小时,非吾不长,但吾生汝,不而本无。”^①

书中,此号残卷就被命名为《劝孝歌》。且,该提要出现一个失误,即最后一个字不是“无”,而应该是“昔”,从下文我们可知这对于判断其版本源流非常重要。

不仅是有关敦煌遗书的目录类著作这样定名,目前所见影印敦煌文献的丛书同样如此命名,如《敦煌宝藏》第四十五册收录了这个残卷,并定名为《劝孝歌》^②。《英藏敦煌文献(汉文佛经以外部分)》第十册也收录了该残卷,同样定名为《劝孝歌》^③。

可是我们通过与其他敦煌遗书相比对,发现这个定名并不正确。为说明问题,现将其文字校录如次:

……儿忆我,其儿遥见母来,或在栏车,摇头弄脑;或□曳腹随行,呜呼向母。母为其子,曲身下就,长舒两手,拂拭尘土。呜呼其口,开怀出乳,与乳与之。母见儿欢,儿见母喜;二情恩悲,亲爱慈重,莫复过。二岁、三岁,弄意而行,于其食时,非母不知。父母行来,值他坐席,或得饼肉,不啖啜味,怀侠来归,向与其子。十来九得,恒常欢喜。一回不得,恹啼佯哭。恹子不孝,□□五槌;孝子不恹,必有慈顺。遂至长大,朋友相随,疏头摩发。欲得好衣,覆盖身体。弊衣破故,父母自著;新好绵帛,先与其子。至于行来,官私急疾,倾心南北,逐子东西,横簪其头。既索妻妇,得他子女,父母转

①敦煌研究院编: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90页。

②黄永武主编:《敦煌宝藏》,第四十五册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6年,第13页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:《英藏敦煌文献》,第十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4年,第69页。

疏,私房屋室,共相语乐。父母年高,气力衰老,终朝至暮,不来借问。或复父孤母寡,独守空房,犹如客人,寄止他舍,常无恩爱,复无襦被,寒苦辛厄,难遭之甚。年老色衰,多绕虬虱,宿夜不卧,长吟叹息:“何罪宿愆,生此不孝之子?”或时唤呼,嗔目惊怒。妇儿骂詈,低头含笑。妻复不孝,子复五槌。夫妻和合,同作五逆。彼时唤呼,急疾取事。十唤九远,尽不从顺。骂詈嗔□(疑为“恚”),不而早死,强在地上。父母闻之,悲哭懊恼,流泪双下,啼哭目肿。“汝初小时,非吾不长,但吾生汝,不而本无!”昔……^①

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是谈论父母恩德隆重,子女不该辜负;加之文字往往四字一句,时有押韵,具有一定的音乐美,所以原来被命名为《劝孝歌》。但是大多数佛经的语言也具有这样的特点。当我们将其与 S.2269 以及北 8202(号字 14 号)等敦煌遗书相比照,可以发现,此段文字就是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的残卷。现将北 8202 号中的相关文字引录于次:

……我儿家中啼哭忆母,母即心惊,两乳汁出,即知家中我儿忆我,即得还家。儿遥见母来,或在栏车,摇头弄脑;或复曳腹随行,呜呼向母。母为憍子,曲身下就,长舒两手,拂拭尘土。呜和其口,开怀出乳,以乳与之。母见儿欢,儿见母喜,二情恩悲,亲爱慈重,莫复过是。二岁、三岁,弄意始行。于其食时,非母不知。父母行来,值他坐席,或得饼肉,不啖馊味,怀挟来归,归向其子,十来九得,恒常欢喜。一回不得,恹啼佯哭。恹子不孝,必有五槌。孝子恹不,必有慈顺。遂至长大,朋友交游。疏头摩发,得好衣,覆盖身体;弊衣破故,父母自著,新好绵帛,先与其子。至于行来,官私急疾,倾心南北,逐子东西。横簪上头,既索妻妇。得他子女,父母转疏。私房屋室,共相语乐。父母年高,气力衰老,终朝至暮,不来借问。惑复父孤母寡,独守空房,犹如客人,寄止他舍;常无恩爱,复无襦被,寒苦辛厄,难遭之甚。年老色衰,多饶虬虱,夙夜不卧,长吟叹息:何罪宿愆,生此不孝之子?或时唤呼,嗔目惊怒;妇儿骂詈,低头含笑。妻复不孝,子复五槌;夫妻和合,同作五逆。彼时唤呼,急疾取使,十唤九违,尽不从顺。骂詈嗔恚:不如早死,强在地上。父母闻之,悲哭懊恼,流泪双下,啼哭目肿:汝初小时,非吾不长,但吾生汝,不如本无!昔……^②

可见, S.6074 基本上就是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的片断。

根据孙修身先生的研究,敦煌遗书保存了三种版本的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^③,现按照孙氏的分类,将敦煌遗书中的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条列如下:

第一种是 S.2269、S.6087、北 8202(号 14)和北 8204 等编号的遗文,亦即

①《英藏敦煌文献》,第十册,第 69 页。

②《敦煌宝藏》第 109 册,第 224—225 页。

③孙修身:《〈佛说父母恩重经〉版本考》,《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》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1996 年,第 240—243 页。

孙修身先生所言“甲本”。该本出现较早,见于武曌时期经录,其特征是引入了丁兰、董黯、郭巨等孝子故事。需要指出的是,还有部分遗书,其文字相同,而题目有异,如 S.0149 原题为《父母恩重经》,乃甲本名称之简称而已。

第二种是比上述经文少了孝子故事一段文字的本子,如 S.2084, S.1323、S.1548、S.1907、S.4476、S.5253、S.5433b、北 8203、北 8205、北 8206、北 8207、北 8208、北 8209、北 8210 和北 8211 等,即孙氏所言“乙本”。《大正藏》所收录的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就以乙本为底本作过校勘^①。同甲本一样,乙本中也有原题为《父母恩重经》者,如 S.0865、S.3228、S.4724 等,但此题目当为乙本原名之简称。乙本乃甲本之节本,删去了孝子故事,然两本源头一致。

第三种是北 8672(河 12)、P.2418 等《父母恩重经讲经文》中所引的《父母恩重经》,虽然这两个残卷的讲唱文字出入甚大,但是大致内容相同且经文也大致相同,当为同一经的讲经文,即孙修身先生所言之“丙本”。

而 S.6074 乃甲本之残卷,因为其最后一个字为“昔”,是叙述孝子故事文字的起头之字。故此残卷和 S.2269,北 8202(号 14)等俱属同一底本的抄本无疑。《英藏敦煌文献》、《敦煌宝藏》等书应更其名为:“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(甲本)残卷。”遗憾的是,目前研究《恩重经》的学者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残卷,如孙修身先生所撰《〈佛说父母恩重经〉版本研究》一文,虽然对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的版本源流作了梳理,但是并没有提及这个文献。敦煌遗书中,《父母恩重经》的乙本存留数量最大,其次是甲本,而丙本最少。本件遗书则为甲本系增加了一个新成员。

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

^①《大正藏》本所收《父母恩重经》的录文及句读多有值得商兑之处,时贤如郑阿财、孙修身等先生已有论及。详见郑阿财:《敦煌写本〈父母恩重经〉研究》,《敦煌文献与文学》,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,1993年。孙修身:《〈佛说父母恩重经〉版本考》,《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》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1996年。